

QINGNIANWENXUE CONGSHU

本书收入作者中短篇小说十篇。这些小说，题材广泛，婚姻道德、山里淘金、京城风情、乡间俚俗……小说情节起伏，情真意切，虽独立成篇，但又构成一幅整体的生活画卷，读来感人。

# 抱爱情拥

刘色板



青年文学丛书



● 刘连枢

---

# 拥 抱 爱 情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李鸿飞

责任编辑：马未都

## 拥 抱 爱 情

刘连枢 著

\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\*

787×979 1/32 9.5印张 2插页 152千字

1988年6月北京第1版 1988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48,000册 定价2.30元

## 目 次

---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依依花草情 .....    | 1   |
| 生死都在黎明 .....   | 62  |
| 兰英的婚事 .....    | 132 |
| 光棍堂守岁 .....    | 163 |
| 两滴泪 .....      | 182 |
| 拥抱爱情 .....     | 198 |
| 红了樱桃 .....     | 213 |
| 赵德发的人缘儿经 ..... | 243 |
| 星在寒夜中闪烁 .....  | 258 |
| 人生片断四季歌 .....  | 275 |

## 依依花草情

突如其来的一场风雨，扯皱了平静的湖面，撕乱了婆娑的柳枝，搅浑了蔚蓝的天空……然而，朋友，你可曾想到：那风中颤抖的棵棵嫩草？还有那雨中淌泪的朵朵小花？

——摘自作者手记

雁走留声。车走留辙。船儿走了留下涟漪。妈妈走了留下……

走了，“全托”了一周的孩子们，被各自的家长陆续接走了——回家去过一个团圆而紧张的周末，一个愉快而劳累的星期天。

“爸爸，怎么是你接我来了？嗯？妈妈呢？妈妈为什么不来接我？”榕花偏腿坐在自行车大梁上，由爸爸李勤推着，走在回家的路上。

“嗯——”李勤打了一个愣，没有直接回答女儿提出的问话；“榕花，以后总是由爸爸接送你好不好？”

榕花入托五年来，先日托，后全托，每次接送都是由妈妈负责。爸爸常年施工在外，上下班没有准时间，有时还要住在工地，一年也不一定接送榕花一次。

“那……妈妈呢？”榕花扭过头，仰起脸，出神地望着爸爸，“为什么不让妈妈接送我了？嗯？爸爸，妈妈呢，妈妈上哪儿去了？”

“你妈妈……她、她……”李勤面对不满六周岁的女儿，一时无话可言——不，是有口难言！

哦，爸爸今天这是怎么了？你瞧，你快瞧，一问妈妈，脸上刷地阴起天，鼻尖忽地冒出汗，嘴角一抽一抽的，眼睛、眼睛好象也有点儿红了……喔，是不是又和妈妈吵架了？不久前，爸爸和妈妈就吵了一架，吵得可凶了，怎么劝也不听，哭也不顶用……后来，妈妈跑了，跑到姥姥家。过了好几天，妈妈才被大舅二舅送回家来。妈妈哭得很伤心，眼睛又红又肿。爸爸和妈妈单位的领导也来了，说得爸爸一声不吭，就知道低头抽烟，一根接一根……这回，妈妈是不是又跑姥姥家去了？

“爸爸，妈妈上哪儿去了？爸爸你说话呀！”榕花腾出一只手，摇着爸爸的胳膊。

“你妈妈她……她和你哥哥到老远老远的地方去了……”李勤语调沉重，一字一板地说。

真的？爸爸讲的是真的？妈妈为什么没有说

过？昨天，妈妈来幼儿园看自己，又是说“夜里睡觉要盖好被子”，又是说“上街时要注意来往车辆”，就是没有说她和哥哥要到老远老远的地方去。后来，妈妈就走了，连头也没回，更没有象往常那样，走出老远，还转过身来，挥手喊“榕花再见”。另外，妈妈一边走，一边抽动肩膀，还掏出手绢擦眼睛——哦，许是迷眼了，那边有个大烟筒，真讨厌，净喷细小细小的黑煤渣渣儿。

“那——妈妈和哥哥到老远老远的地方干什么去了？”榕花眨着清潭般的明澈眼睛，忽闪着长长的睫毛，“比月亮还远吗？嗯，爸爸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！远吗，远吗？……”

天空中，一对鸽子打着忽哨转了两圈，一抖翅膀，飞远了，模糊了，渐渐消失在绚丽的晚霞里。但是，那悠扬而嘹亮，低回而悲切的鸽哨余音，并没有立即消失，而是久久回荡、久久回荡，在人们的耳边，在人们的心中……

所谓“北京标准的四合院”，如今只有少数依靠主人的地位仍能保留着它的典雅、端庄、和谐、严谨等特点，而绝大多数都是有其名，无其实，光有四合，没有院了——院子里被各家各户的厨房占满了！除了擦肩而过的通道外，很难再找出一块能领略到阳光的赤露地皮。喔，四合院！多少文人墨客笔下曾

美美称道的北京标准的四合院哟，变成了标准的大杂院啦！

大杂院里人杂事杂。东家点火，西家冒烟。有点儿新闻便不胫而走，风传开来。这不，几个妇女正聚在公用自来水管旁接水、择菜、洗尿布、刷案板，当然，让嘴闲着则是最大的损失。赵家小儿子送天堂河农场劳教去了；钱家二小子结婚是用自行车接的新娘；孙家大姑娘又在北大医院流了产而且还是双胞胎；李家三姑爷一下子拿了八百块钱稿费……忽然不知谁神秘地“啧”了一声，同时世故地往门口一努下巴，引得妇女们把目光“刷”地投了开去——原来是李勤父女俩一前一后走进院子。顿时，风平了，浪静了，呼吸屏住了，眼睛睁圆了，一齐向李家父女行起注目礼。

是心虚有愧？还是院里的气氛确实令人发窘？李勤一下子感觉到，他和女儿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了。不仅是自来水管旁的几个妇女，在那一扇扇玻璃窗和一道道门缝里，也一定隐着几十双眼睛。他忽然想到，那西郊动物园的老虎、斑马、大熊猫……被关在铁笼内、木栏里、玻璃房中，让游人指点着，品评着，逗趣着……

来到住房门前，李勤支上车，掏出钥匙打开门锁。

“爸爸，让我先在外边玩一会儿吧。”榕花说。



“不，榕花，还是到屋里玩吧，外边有风。”李勤不等女儿同意，拉着榕花走进屋。“等着，爸爸给你做好吃的。”李勤洗洗手，进了厨房，做起晚饭。

哥哥和妈妈走了，爸爸又不让到外边去，只好自己一个人玩“过家家”了。榕花走到靠墙角放着的五屉柜前，拉开属于她所用的那个抽屉。

北京不少居民家中，有一条不成文的生活规矩：家具所配备的抽屉分开使用，不论是长晚辈，不论是夫妻俩，个人的零用东西放在个人所属的抽屉里，你是你的，我是我的，泾渭分明。榕花家也是这样。她家五屉柜靠左边一溜儿四个抽屉，一家四口，一人正好使用一个。

榕花从自己的抽屉里拿出积木、铲子、小锅和洋娃娃。喔，这个洋娃娃太破旧了：头发几乎掉光了，胳膊上有一个窟窿，连衣裙也撕破了好几处。“对了，干脆学着妈妈的样子：给她缝好。”榕花想到这，过去拉开妈妈的抽屉找针线——咦？抽屉里躺着一个又大又新的洋娃娃！榕花一下子抱在怀里，又看，又摸，又亲，喜欢不够。

“爸爸！”榕花向厨房里大声问：“妈妈抽屉里的洋娃娃是谁的？是妈妈给我买的吗？”

本来，厨房里切菜的爸爸正把案板剁得“当当当”响，榕花这么一问，切菜的声音立即停止了。过了一会儿，才又响起来，但远没有刚才那样有力了。

榕花这时突然发现，妈妈抽屉里的东西都不见了，亮了抽屉底儿。这是怎么一回事？她又拉开第二个抽屉——爸爸的东西仍是满满的一样不少。她又拉开第三个抽屉——哥哥的东西也不见了，只剩下一支能打子弹的玩具手枪。

就在一个月以前，榕花和榕树还为此闹过一场矛盾呢！那天，榕花吃着苹果，这苹果是从幼儿园带回来的，每星期六都发给一个。“榕花，给哥哥吃一口，就一口，哥哥给你玩手枪。给，装好子弹了。”榕树用手枪换过苹果，一口咬去大半个。“哇”，榕花哭了，把手枪扔在地上。妈妈闻声赶来，照榕树屁股上打了一巴掌：“馋鬼！一点儿也不知道让着你妹妹。”说着，一把从榕树手里夺过苹果，还给榕花。

榕花从爸爸的皮包里掏出今天从幼儿园带回来的那个“国光”苹果，连同玩具手枪一起放进抽屉。留着吧！等妈妈他们从老远老远的地方回来后，送给榕树哥哥吃。……

夜渐渐深了。李勤好不容易才把榕花安排躺下。本来，他使出了十八般武艺，尽量把晚饭做得好一点，香一点，使女儿得到一点安慰，减少一点对她母亲的想念，但无济于事。“不好，不如妈妈炒的菜好吃，不如妈妈做的饭味香”，榕花没吃几口便放下筷子。就在脱衣睡觉前，榕花还问：“妈妈到底上哪儿

去了？哪天能回来？”可是，李勤怎好把真情如实地告诉女儿？即使把真情告诉给女儿，又怎能解释清楚呢？但愿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榕花对她母亲的怀恋渐渐淡薄，最终被另外一个人所取代。

“榕花，把枕巾蒙在脸上干吗？掀了吧，啊？”李勤关切地说。

“不，我就蒙。”榕花躺在床上，双手捂着蒙在脸上的枕巾，生怕爸爸掀去。

“唏——好孩子，听话。蒙着脸睡觉，多憋得慌呀！来，爸爸替你掀掉。”

“嗯——爸爸，不让你掀！我愿意蒙，我不怕憋得慌。”

是白炽的灯光晃眼吗？李勤灭掉吊在屋顶的日光灯，打开床头的“子母”台灯。

“榕花，把枕巾掀去吧，爸爸把大灯关了，不晃眼了。”

“不，我不是怕晃眼。”

“那为什么非要蒙枕巾睡觉呢？”

“这枕巾上有妈妈味儿！我爱闻妈妈味儿；一闻妈妈味儿，我就睡着了。”

哦，妈妈味儿！妈妈到底是什么味儿？谁能说得上来！过去，爸爸和妈妈睡在里屋，榕花和榕树睡在外屋。今年以来，变了，妈妈和两个孩子在里屋睡，爸爸一人搬到外屋睡。今天妈妈虽然走了，但

“味儿”却留在枕巾上。

“爸爸，你不信吗？”榕花掀掉枕巾，露出圆圆的红脸蛋，望着发呆的爸爸，“真的，爸爸，这枕巾上是有妈妈味儿。不信，你闻闻。”榕花一骨碌爬起来，把枕巾送到爸爸的鼻尖下。“有没有妈妈味儿？闻见了么爸爸？是有妈妈味儿吧？”

“有、有……”

“爸爸，你怎么流眼泪了？”

“……………”

当着矮人不能说短话。当着  
黄鼠狼不能说偷鸡。当着周阿姨  
的面不能说……

“这是妈妈的，这是爸爸的，这是哥哥的……”榕花一边自言自语地嘟哝，一边象往常那样往圆桌上摆着吃午饭的筷子。

敲门声！

“妈妈回来了！”榕花跑过去开门。

门开了。不是妈妈。是……是一个阿姨，好面熟，你看她：亮亮的眼睛，细细的眉毛，红红的脸颊，黑黑的头发，梳着两只刷子，烫过了，曲曲弯弯，四外卷花，象是两朵盛开的墨菊，哦，身上还散发着一股淡淡的香水味儿，手里拎着一个印花尼龙绸布兜。

“榕花，还认识我吗？”来人亲昵地一歪脑袋。

哦，认识，认出来了！这是周阿姨，她已好多日子不到家里来了。这个周阿姨叫周桔红，原跟爸爸在同一辆“解放”汽车吊上工作，爸爸是汽车司机，她是吊车司机，后来调到队里当统计员。

榕花记得，两年前，周阿姨第一次到家里来时，就是她给开的门，迎进的屋。当时，爸爸和妈妈正为哥哥打碎暖瓶的事拌嘴。周阿姨一来，爸爸和妈妈立即不生气了，喜笑颜开，忙着招待初次来访的客人。那天，周阿姨坐了不多一会儿，朝爸爸借了一本厚厚的书就告辞走了。榕花跟着爸爸送周阿姨到大门口。哦！爸爸的手劲儿大着呢！准是把周阿姨的手也给握疼了。不然，周阿姨为什么抽回手，脸一红就走了呢？从此，每当看到爸爸和妈妈生气的时候，榕花就想起周阿姨，盼望周阿姨到家来。从去年开始，榕花这个念头彻底调了一个个儿，非常讨厌周阿姨来了。因为爸爸和妈妈吵嘴时，常常提到周阿姨，好象都是因周阿姨才生气的。“那个姓周的！”妈妈这样说。

“榕花，给。”周桔红从印花尼龙绸布兜里掏出一个洋娃娃。

“不，我不要！”榕花把头摇得拨郎鼓似的，“我妈妈说，不能随便要别人的东西。”

刷地，周桔红的脸红了，由红变白，又由白变灰。

眼睛里的那种神采也一下子暗淡下来。心里泛起一股说不出的滋味：是气恼？是忌妒？还是失望？她捧洋娃娃的手，一动不动地停在那里，递过去不可能，收回来也不是，让她好不尴尬！

李勤闻声从厨房赶出来，忙打着圆场说：“榕花，阿姨不是外人，拿着吧。”说着，从周桔红手里接过洋娃娃，递给榕花。

“不是外人我也不要！我这儿有。”榕花跑进里屋，把昨天在妈妈抽屉里发现的洋娃娃抱出来，往两个大人面前一举，“瞧，妈妈给我买的！”说完，头一歪，嘴一抿，忽闪了一下大眼睛。

两个洋娃娃：一样的大小，一样的颜色，一样的衣着，一样的脸庞，一样的头发……也许在同一个商场买的，也许是同一个价钱吧？然而，价值呢？！

饭菜端上桌。

“这筷子是留给妈妈使的！”榕花一把拦住周桔红的手。

“让阿姨使爸爸这双！”李勤忙又打着圆场，同时把一双筷子递到周桔红的手里。

哪还有吃饭的兴趣！周桔红端起碗，眼发呆，喉咙象是塞满了棉花，吞不下，也吐不出。

“来，桔红，吃吧，别愣着。”

哼，我知道！爸爸你有话要跟周阿姨说，怕我听见，所以才又捅胳膊肘，又使眼色，别以为我不懂，我

早看出来！

“吃菜呀，桔红，你不是很爱吃熘肝尖的吗？来，接着——”

嘘，周阿姨碗里的菜都冒尖了，爸爸怎么还一个劲儿给她夹呀！过去，家里吃好菜，爸爸才不管给妈妈夹菜哩！总是妈妈给爸爸、哥哥和自己夹。妈妈碗里呢，始终是开始夹的那么一点点儿。……

吃完饭，三个人商量好到北海公园去玩。

“噢——，划船去喽！划呀划，划呀划，船里有谁呀？船里有妈妈……”榕花高兴得情不自禁地说起在幼儿园学的歌谣。

刷地，周桔红的脸又变了。李勤见了，轻轻拉了一下她的衣袖，似乎安慰说：孩子小，不懂事，别生气，慢慢一切都会好的。

“爸爸，给我换花衣服！”榕花嚷起来。

“好，等着，爸爸给你拿。”

李勤打开大衣柜，翻找出榕花要的衣服。谁想，却带出一团毛线，掉在地上，轱辘轱辘一直滚到周桔红的脚旁边。周桔红弯腰拾起毛线团，捋着。

“我、我来……”不知为什么，李勤神情有些慌乱。

凭着女人特有的敏感，周桔红好象察觉到什么。她没有把毛线团交给李勤，而是继续捋着，等捋到头一看，原来是一条毛线——一条刚织了一半的“平针”

的男式毛裤，有几针已经从“循环针”上脱落下来了。

“这、这是……”李勤支吾着。

还须用任何的说明和解释吗？周桔红早已心领神会！她一句话没说，把毛裤和放在柜里的另外两个毛线团一卷，从容地装进她那印花尼龙绸布兜。

呀，毛裤是爸爸的，妈妈还没给织完呢！周阿姨装起来干什么？榕花心里暗自嘀咕。这毛线，是妈妈带着自己到西单百货商场买的。买回来的那天晚上，爸爸撑，妈妈捋，捋了好几个皮球似的线团团儿哩！……可后来，有一天妈妈和爸爸打架，妈妈把织的毛裤一扔，再也不管织了……等妈妈回来后，一定告诉她：毛裤让周阿姨拿走了……

“榕花，这个周阿姨好不好？”

来到北海公园，划完了船，在岸边绿色长椅上休息时，李勤指着向小卖部走去的周桔红问榕花。

榕花没有立即回答。她歪着头，眨眨眼，努力猜测爸爸的用意。要说，周阿姨长得真好看，说话声音也好听，一笑脸上俩酒窝，笑声好象铜铃铛，比妈妈……喔，周阿姨再好不如妈妈好，更比不上妈妈亲……对了，有一次跟哥哥玩“过家家”，提到周阿姨，妈妈在一旁听了，立刻火了：“什么周阿姨，我看是狐狸精！以后听见你们谁再叫她，撕烂你们的嘴！”周阿姨真是狐狸精吗？……那，爸爸为什么不



怕呢？

“榕花，想什么？告诉爸爸，周阿姨好不好？”李勤又问。

“嗯——我不知道。爸爸说好就好，爸爸说不好就不好。”

“那，爸爸说好，你说好吗？”

“我……我不告诉你！”

李勤淡淡地一笑。

“榕花，你听不听爸爸的话？”

“听。”

“好。爸爸向你提出一个要求。”

“嗯，提吧。”

李勤拉过女儿，压低声音，近似恳求地说：“以后，你当着周阿姨的面儿，不要再提妈妈了，行吗？”

榕花一怔，既没点头，也没摇头。是怪，今天一提到妈妈，周阿姨的脸刷地就变了，变得老大不高兴。是她知道妈妈骂她“狐狸精”了吗？谁告诉她的？是爸爸吗？爸爸为什么老是向着周阿姨，不向着妈妈呢？

“榕花，说呀，行不行，当着周阿姨的面儿，不要再提妈妈了。”

榕花想了想，凑到爸爸耳边，悄声地说：

“我爱闻妈妈味儿，不爱闻阿姨味儿；阿姨味儿跟商店里卖的雪花膏味儿一样……爸爸，你爱闻谁